

消费税增税后的日本经济透视

张季风

摘 要: 从 2014 年 4 月起,日本已将消费税率从 5% 提高至 8%。众所周知,上调消费税率是为缓解濒临危机的财政困境的无奈之举,但能否实现政策目标令人怀疑。相反,增税必然减少私人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使国民生活陷入困境,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十分严重。增税之前,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日本经济取得了短期复苏。但是,随着安倍经济学预期效应的衰减,消费税提高后的日本经济前景未必乐观。

关键词: 安倍经济学 财政政策 消费税率 顺差 逆差

一、消费税增税前的日本宏观经济形势

2013 年初安倍晋三首相上台伊始就出台了“安倍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就是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即所谓“三支箭”。由于政策预期的效果,日经平均股指迅速飙升,日元大幅度贬值。在股市回升资产效应的带动下,消费有所扩大,而日元贬值又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多重作用拉动了经济的短期复苏。2013 财年日本实际 GDP 增长率达到 2.3%,特别是 2014 年第一季度更高达 6.1%^①,私人消费、就业以及设备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也大有好转。年初提出的两年内实现 2% 的通胀目标,也在一步步地向前迈进,核心消费者物价(除生鲜食品外)从 2013 年 4 月的 -0.4% 提高至当年 11 月的 1.2%,这是 2008 年以来首次突破 1%,12 月又上升到 1.3%,截至提高消费税率之前的 2014 年 3 月一直维持这一数字,这说明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的通缩有所缓和。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短期复苏并不完全是“安倍经济学”带来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告诉我们,大凡经济出现景气或衰退,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当然本次出现较高增长也不例外。

首先是“安倍经济学”发挥了作用。其政策传导路径如下:第一支箭即超宽松的“量化质化”货币政策,通过“开闸放水”向市场投放大量的货币,产生通胀预期。通胀率上升使实际利率下降,而预期实际利率下降,使企业增加设备投资。不仅如此,预期实际利率下降还带来日元贬值效果,而日元贬值使出口增加,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环境得到改善也使企业利润上升,继而增加投资。另外预期通胀率的提高还促进了资产价格的上升,进而增加投资和消费。第二支箭即灵活的财政政策,说到底就是由政府增加公共投资,直接创造有效需求,而总需求的扩大,增加了劳动需求,使失业率降低,收入状况也得到改善。失业率下降和名义收入上升也带来了消费的扩大。

其次是经济周期循环的作用。此前日本经济经历了 7 个月的衰退之后,于 2012 年 11 月触底,2013 年 1 月刚好进入战后日本第 16 次经济循环高涨期。换言之,无论谁执政,也无论有无“安倍经济学”,日本经济都将出现较高增长。

再次是消费税增税之前集中消费的拉动。由于

^①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修正值。转引自《日本经济新闻》2014 年 9 月 1 日。

事先知道消费税将要上调,2013 年第四季度以来,汽车、大型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特别是住宅的销售剧增,骤然增加的集中消费推高了经济增长率,这也是今年第一季度实际 GDP 出现 6.1% 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所在。

从 2013 年四个季度的实际 GDP 增长速度来看,分别为 4.5%、4.1%、0.9% 和 0.7%^①,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这说明“安倍经济学”的预期效果已经越来越弱。而 2014 年第一季度 6.1% 的高增长主要与扎堆消费有关,与“安倍经济学”关系不大。

另外,2013 财年实际 GDP 增长 2.3%,其中内需拉动 2.7%,外需为 0.5% 的负拉动^②。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安倍试图通过日元贬值促进出口、通过外需拉动经济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其二是从安倍政权成立至今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扩大公共投资和增税前集中消费所带来的,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已进入自律性的复苏。

二、消费税增税对宏观经济打击沉重

2014 年 4 月 1 日,日本如期实施了提高消费税率的政策。消费税是日本的三大主力税种之一。目前消费税收入仅次于所得税,约占日本国税收入的 25%。1989 年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逐年增加的问题,竹下内阁首次开征 3% 的消费税。1997 年桥本内阁将消费税率提高至 5%,并一直沿用至今。

在本次上调消费税率之前,已经预料到此举会对宏观经济造成一定冲击。如前所述,2013 年下半年以后,为了规避增加消费税带来的损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超前消费现象,住宅消费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量出现较大的增长,人们都意识到增税后,将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消费衰退。但是,刚刚公布的 2014 年第二季度的主要经济数据还是让人感到惊讶,实际 GDP 增长率环比下降 1.8%,换算为年率下降了 7.1%^③,不仅远远超出了此前市场普遍预测的下降 4% 左右,也成为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 2009 年第一季度(-15.0%)以来的最大跌幅。更为严重的是,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几乎全是负增长。其中,

私人消费下降了 5.1%,这是 1994 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住宅投资下降 10.4%,设备投资下降 5.1%,工业增加值生产指数下降 3.7%,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 0.5% 和 5.6%。1997 年 4 月上调消费税后,当年第二季度实际 GDP 增长率下降了 3.5%,很显然这次调税带来的冲击也远远超过上次。

其实出现如此大的冲击并不奇怪,这正是安倍经济政策失误的必然结果。在增税之前,日本政府也曾预测了增税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且为防止景气夭折而推出了总规模为 5.5 万亿日元的 2013 年度补充预算,但遗憾的是该项对策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问题就出在该项对策的主要支出项目对刺激私人消费并无直接效果。在 5.5 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当中,用于防灾对策的公共投资为 1.2 万亿日元,用于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经费为 1.9 万亿日元,用于促进中小企业设备投资的支出为 1.4 万亿日元,三者加在一起占总额的 82%,而直接用于促进消费的低收入者补贴仅为 6500 亿日元,只占 11.8%。过去 20 多年的日本经济政策实践证明,用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是其一贯做法,但在经济成熟阶段,以土木建设为中心的公共投资的乘数效果已越来越低,而对消费的拉动更是有限;用于灾后重建的经费虽然有一些刺激经济的效果,但由于东北受灾地区本身占全国 GDP 比重太低,灾后重建对全国经济的拉动效果十分有限,对扩大全国性消费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促进中小企业设备投资的投入,可能对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起到一定效果,但由于中小企业数量众多,长期缺乏资金援助,欠账太多,1.4 万亿日元投资根本无济于事,而带来刺激消费的效果更是难以期待。增税后,遭受冲击最大的是年收入 700 万日元以下的工薪家庭,而补充预算中区区 6500 亿日元的补贴对象主要是年收入 200 万日元以下的家庭,占人口比重最大的年收入在 200~700 万日元的家庭未得到丝毫补贴。原本以刺激私人消费为政策目标的补充预算变成了各种利益集团的“盛宴”,“挂羊头卖狗肉”,其政策效果

① [日] 三菱 UFJ リサーチ & コンサルティング:『調査レポート グラフで見る景気予報(2014 年 5 月)』(主要経済指標の推移)。

② [日] 内閣府経済社会総合研究所『2014(平成 26)年 4-6 月期四半期別 GDP 速報(2 次速報値)』、2014 年 9 月 8 日公布。

③ [日] 内閣府経済社会総合研究所『2014(平成 26)年 4-6 月期四半期別 GDP 速報(1 次速報値)』、2014 年 8 月 13 日公布。

若不打折扣,岂不怪哉?

本次上调消费税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财政难题。政府承诺将增加的税收与社会保障捆绑,用于填补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今后的财政不再因人口老龄化而进一步恶化,长期来看对改善日本的财政状况是有益处的。但是,此次增税能否实现其政策效果尚有待观察。

随着日本人口少子高龄化的不断加剧及在社会保障上连年膨胀的财政负担,使得日本财政状况日趋恶化。衡量一个国家的债务状况,通常有三个指标,一是当年度经常性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二是政府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三是扣除金融资产后的政府净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2013 财年日本上述三个指标分别为 6.5%、227% 和 144%,无论用那个指标衡量,日本的财政状况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都是最糟的。然而,很难期待通过上调消费税率来摆脱财政困境。提高消费 1 个百分点的税率每年最多增加 2.7 万亿日元左右的税收,提高 3 个百分点仅为 8 万亿日元左右,即便明年再提高 2 个百分点,每年增税额也就是 13.5 万亿日元,对于解决目前 1000 多万亿日元的长期债务无异于杯水车薪,但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1997 年日本将消费税率从 3% 提高至 5%,提高了 2 个百分点,结果给次年的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本次调税也给日本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而且这一冲击现在并没有结束,一来第三季度以后经济能否恢复还是未知数,二来日本还可能在 2015 年 10 月以后将消费税率再提高 2%,达到 10%,而且以后还有可能继续提高,据说到 2020 年甚至还要提高到 15% 甚至 20%,长期的增税预期,不可避免地对本国私人消费造成持续的负面影响。

三、日本经济的潜在风险与走势分析

安倍执政以来,日本经济表面上出现了较为强势的短期复苏,特别是就业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设备投资增长势头很猛,但在消费税增税后的 2014 年第二季度出现了全面后退。这说明日本经济还存在许多问题,面临许多挑战,除了提高消费税率带来的负面影响外,还存在诸多风险,前景未必乐观。

(一) “安倍经济学”似乎已走到尽头

“安倍经济学”的预期效应刺激了日本经济的短期复苏,但其效应正在减弱或消失。第一支箭的货币政策只是短期政策,效果只能是暂时的。日本的股市、汇市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日经平均股指在 2014 年 1 月冲破 16000 点大关后,便开始出现下挫和震荡,此后基本在 15000 点徘徊。与股市同样,日元兑美元汇率跌破 105 日元以后出现了小幅升值,基本维持在 101 ~ 105 日元之间。可以预见,利用量宽政策刺激股市重新回升和日元贬值的空间已相当有限。需要注意的是,9 月上旬以后出现的大幅度日元贬值和股市回升与安倍经济学无关,主要是由于市场对美国经济看好,大量购买美元,结果导致美元升值日元贬值,事实上这种急剧的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并没有好处。

第二支箭的财政政策效果也很难期待。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政策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的扩大,但一来其乘数效果越来越小,二来在日本财政状况如此糟糕的情况下,也难以挤出更多的资金。恣意增加公共投资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长期债务的不断累积,无异于饮鸩止渴。

第三支箭的增长战略对解决结构性问题能否产生效果,尚有待观察。日本的财政问题、人口老龄化现象所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创新能力下降等结构性问题是长期遗留问题,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绝不是安倍内阁一届政府所能解决的。第三支箭确定了 200 多项政策,林林总总,但缺乏重点。安倍提出的众多量化目标几乎都难以实现。例如,“未来十年实现年平均名义经济增长率 3%、实际经济增长率 2%”这一最基本的目标就很难实现。过去的 20 年中,日本上述两种数字分别只有 -0.1% 和 0.8%,可以想象未来十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要远低于前 20 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只能比前 20 年更加严峻,因此要实现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无异于天方夜谭。其他指标,诸如财政重建和增加人均国民收入等 20 多项具体指标的实现,都是以年平均名义 GDP 增长和实际增长率分别达到 3% 和 2% 为前提的,而一旦这一前提落空,所有的目标也就变得虚无缥缈了。

新出台的《日本再兴战略(改订版)》^①是第三支箭的延伸,并无太多新意,基本上是对2013年《日本再兴战略》的重复或强调。该文件出台后,股市反应平淡,这说明投资家对其并不抱有期望。该文件强调要对企业所得税制、农业、雇佣和医疗等“堡垒”领域进行改革,但要取得成效相当艰难。其中实现可能性最大的是降低企业所得税,即经过数年后从现行的35%降至20%,第一步是先减5%。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目的是为了给企业减负,促进企业设备投资,同时也可吸引外国投资家对日投资,但其带来的弊病也不可小觑。目前一方面不断提高消费税率,使穷人越来越穷,而给企业减税自然会使得企业特别是大企业越来越富,政策效果向两个不同方向发展,长期来看对经济发展有害无利。而且现在尚不知道如何填充下调企业所得税后所产生的财政收入亏空,但不管怎么说,从理论上讲,下调企业所得税必然使税收减少,这与财政结构改革的大目标严重冲突。下调企业所得税,或许对降低企业成本、对冲消费税增税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改善企业经营会有一定作用,但能在多大程度促进企业设备投资和吸引外企来日投资很难说,而税收减少,延缓财政重建是肯定的。

(二) 私人消费可能重返低迷

日本的私人消费占GDP的56%,是左右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过去的20年当中,由于经济长期低迷,私人消费大多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2013年私人消费却出现了显著回升。据内阁府的统计,2013年四个季度的民间最终消费支出增长率分别为1.0%、0.6%、0.2%和0.5%^②。这次消费扩大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其一是资产价格上升带来的效应;其二是消费税率增税前的“扎堆消费”。

据日本银行统计数据,自2013年第一季度以来,居民个人金融资产余额与上年相比迅速上升,前三个季度分别上升3.4%、5.1%和5.9%,创下了近四年来的最高水平^③。贡献较大的项目有股票、股金、投资信托、保险和养老金准备金,其中股票价格

上涨的贡献度最大。扎堆消费主要体现在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特别是住宅消费的超常扩大。但是,非耐用消费品的销售增幅有限,消费扩大并没有波及以食品为中心的生活必需品。由于是非常规的消费,所以对不同种类消费品的消费很不均衡、不稳定,也不具备可持续性。

私人消费出现大起大落之后,日本将长期处于“物价上涨,收入难增”的状态,消费再度陷入疲软的可能性很大。倘若2014年如期提高消费税率至10%,私人消费还将出现新一轮的大起大落,此后,慢性消费低迷恐怕难以避免。

(三) 物价上涨,收入难增

收入能否提高是决定日本经济景气的关键因素。其一,提高收入是扩大消费的基础,只有收入提高才有可能托起因消费税率提高而带来的私人消费下挫;其二,在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的推动下,日本的物价持续上升,如果工资不能随物价同步上升,则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下降,届时国民生活将陷入困境,不仅会直接影响消费,还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实际上,影响物价的真正因素是工资水平的低下,而工资提高与否并不是由货币供应关系所决定的”^④,安倍经济学并没有把增加工资作为政策重点,所以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败笔。

在过去的20多年中,日本的职工工资一直处于下降和徘徊的状态。收入不增加是日本私人消费长期低迷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收入难增加的原因除了经济长期低迷、企业经营困难外,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不断增加也是其重要原因。雇用非正规就业的临时工、计时工以及派遣工人,企业可以不为其购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险,而且其工资仅为正式员工的60%左右。2013年以来失业率下降,就业人口增加,但非正规就业人员比重仍高达37%,其中仅计时工比例就高达29.41%,为历史最高纪录。由于非正规就业比重的增加,使2013年的人均月收入仍徘徊在314054日元的低水平。这是连续第三年下滑,也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⑤

① 日本内阁府2014年6月24日公布。

② [日] 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2013(平成25)年10-12月期四半期别GDP速报(1次速报值)』,2014年2月17日公布。

③ [日] 日本银行『资本循环统计』2013年度。

④ [日] 吉川洋:『デフレーション—“日本の慢性病”の全貌を解明する』,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3年1月。

⑤ [日] 厚生労働省『2013年の毎月勤労统计调查(速报)』,2014年2月5日公布。『13年の現金給与、実は減っていた 確定値で修正』,『朝日新闻』2014年2月18日。

在经济不景气且国内外竞争都十分激烈的大背景下,企业往往通过减少雇用正式员工和扩大雇用非正规员工的手段来削减经营成本,以提高国际竞争能力,这也是无奈之举。因此,要想在短时期内实现全面提高工资的目标十分困难,而实际工资若不能提高,扩大消费就是一句空话。

现在,提高收入已成为日本的一大政治任务,安倍首相已在不同场合恳求大企业以及经团联为提高工资做出努力。2014年上半年在景气循环的大背景下,工资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但远远跟不上物价的上涨。4月份以后每个月的物价上涨都在3.2%以上,而工资仅上涨2%,经厚生劳动省测算,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日本实际工资下降了1.4%^①。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今后能不能保持工资的持续大幅上涨。一般而言,涨工资意味着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企业效益将会下降;如果企业效益得不到提高,第二年以后的工资不仅不能上涨,甚至还有可能下降。所以保证企业效益与提高工资同步推进,才是保障持续提高工资的经济良性循环的前提。从国际比较来看,日本工资低迷的原因并不在于劳动分配率的低下,而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和企业竞争能力出现了问题。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改善企业的竞争力是关键所在。然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绝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从现状来看,由于日本企业正面临各种经营困境,制造业大面积亏损,创新能力不继续下降就算万幸了。

(四) 外需疲软,贸易逆差难扭转

近年来,出口约占日本GDP的14%左右。由于私人消费、设备投资等主要内需项目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生产诱发系数越来越小,出口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起爆剂。2013年日本出口大幅度回升,出口总额达到69.79万亿日元,与上年同比猛增9.5%^②。据日本财务省的测算,2013年日元兑美元平均汇率为96.91日元,比上一年贬值了21.8%,日元贬值对出口扩大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世界经济形势好转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美国经济的恢复,扩大了日本对美出口,时隔四年,美国又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国。

虽然出口出现了转机,但贸易逆差却越来越突

出。2013年日本进口总额为81.26万亿日元,增幅更高达15%,打破历史最高纪录,为连续四年的正增长。尽管出口和进口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进口还是远远大于出口,结果出现了11.47万亿日元的巨额贸易逆差,比2012年增加了65.3%。这是1979年以来第一次连续三年出现贸易逆差。产生如此巨额的贸易逆差,固然与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还是能源大量进口和日元贬值。2013年化石燃料进口占日本进口总额的33.8%,而同比增长率又高达13.9%,对进口的拉动为4.7%,接近进口增长率15%的三分之一。加之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此消彼长,结果出现了破纪录的巨额贸易逆差。估计在现阶段的日本经济状况下,贸易逆差将常态化。由于贸易逆差幅度较大,也使经常收支顺差持续下降,据财务省的统计,2013年经常收支顺差创历史新低,仅为3.3万亿日元,比上年减少了31.5%,这已经是连续三年的减少。

按照日本政府的预测,2014年度日元兑美元的汇率约为100日元左右,估计此后日元升值的压力不大,这意味着出口可能比较顺畅。但外需扩大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从目前的情况看,世界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不强劲,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平均预测值,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基本在7.5%左右,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在5%左右,美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不会高于2%,世界经济增长率大体在3.5%左右徘徊。世界经济增速趋缓,意味着贸易需求的下降,这势必会减少日本的对外出口。另外,由于安倍的倒行逆施,导致日本与中韩关系十分紧张,而且直到现在也仍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增加了日本在全球的出口难度,对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和第三贸易伙伴的韩国的出口难度增加扩大,出口总额还有出现大幅度增加的可能吗?

与出口总额难以扩大相反,进口总额的扩大却难以抑制。核电站迟迟难以重启,能源进口不会下降,加之伊拉克局势恶化,使原油价格上升,也会增加日本的进口负担,贸易逆差的局面必将持续下去。

① [日] 厚生労働省『毎月勤労統計調査(7月速報)』2014年9月2日発表。

② [日] 財務省『報道発表平成24年分輸出確報・輸入速報9桁』。2014年1月30日公布。

2014 年 1~6 月,日本贸易逆差高达 7.5984 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更为严峻的是由于海外投资收入已经不能覆盖贸易逆差,同期经常收支也陷入逆差,金额高达 7371 亿日元^①,全年也有陷入逆差的危险。贸易顺差和经常收支顺差,是日本政府长期债务负担极为沉重但又能维持财政正常运转的重要防线。一旦贸易逆差长期化,特别是经常收支逆差长期化,将导致长期利率的上升,最后将导致财政崩盘,其后果不堪设想。

(五) 长期风险莫过于财政危机

除各种短期风险外,日本经济还存在财政风险、社会保障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长期风险,其中财政风险最为突出。财政重建,日本喊了 20 多年,“安倍经济学”也将其作为改革的重头戏,但安倍实际实施的许多经济政策,却是与财政重建相矛盾的。例如,实施企业所得税减税政策,必将减少总体税收;以国土强韧化、东京奥运会为中心的公共投资的增加将使财政长期债务负担进一步扩大。另外,日本央行为了推行量宽政策,不断扩大长期国债的回购,这可能引起长期国债利息上升,势必会导致财政危机金融化。

据日本政府的最新测算,安倍提出的“2015 年基础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与 2010 年相比减半,到 2020 年实现盈余”的目标根本不能实现。即便在年平均实际 GDP 增长率为 2% 的情况下,到 2020 年日本的基础财政也仍有 1.8% 的赤字,若平均实际 GDP 增长率为 1.3% 的情况下,基础财政将有 2.9% 的赤字^②。现在日本政府长期债务余额已超过 1000 万亿日元,占 GDP 的比重超过 230%。政府每年用于国债还本付息的费用已超过财政预算的 25%,加上向地方转移支付等必要开支,财政可支配资金仅有 50%,财政支出严重刚性化,几乎到了难以维持的状态。如果长期国债利息一旦攀升,国债费势必会骤然增加,财政崩溃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另外,人口老龄化也是众所周知的长期风险。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劳动力短缺,经济活力下降,而社会保险费用支出

越来越高,这也会使财政状况更加恶化。

结 语

综上所述,上调消费税率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冲击,增税后的 2014 年第二季度出现了超出市场预期的大幅度衰退,这体现出日本经济复苏的脆弱性。2014 年 9 月 3 日新登场的“安倍改造内阁”声称,依然要把经济增长确定为首要任务。近期与经济政策相关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决定是否在 2015 年 10 月如期再次提高消费税。最终结论要根据第三季度的经济指标在 12 月份作出,但在此之前,就此问题,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赞成派和反对派免不了一场混战与厮杀。其实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选择按计划提高消费税,对经济的冲击可想而知,刚刚增完税,其负面影响还没有被完全消化吸收,此时若再增税,无异于雪上加霜;但如不能按计划增税,将会失信于民,失信于国际社会,因为若不能如期增税本身就表明日本经济已经陷入了困境,国际社会对日本市场就会丧失信心,其后果更加严峻。由此可见,消费税增税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由于日本经济存在消费税再增税、能源短缺、外需疲软以及财政危机等诸多短期和长期的风险,估计近期消费、出口和投资三驾马车都很难跑起来,加之其他因素的叠加作用,2014 财年的日本经济增幅将远远低于 2013 年度。鉴于 2014 年第二季度经济大幅度衰退,日本经济界普遍认为,政府设定的 2014 财年实际 GDP 增长率 1.2% 的目标值很难实现,8 家主要智库的平均预测值仅为 0.5% 的增长^③。2015 年至 2016 财年实际 GDP 年平均增长率顶多在 1.3% 左右。鉴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只有 0.5% 左右,未来十年的日本实际 GDP 年平均增长率在 1% 以下的可能性较大。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 倩

① [日] 財務省『国際収支統計』、转引自『週刊ダイヤモンド』2014 年 8 月 30 日、P93。

② [日] 内閣府『中長期の経済財政に関する試算』、2014 年 7 月 25 日。

③ 『成長見通し:政府もくろみと裏腹に…調査会社は下方修正』、『毎日新聞』2014 年 8 月 26 日。http://mainichi.jp/select/news/20140827k0000m020071000c.html。